

堂

日昇堂

● 南开大学出版社

## 学识走笔

# 枫林唱晚

● 来新夏著



# 枫林唱晚

STUDENTS' LIBRARY

学识走笔·大学生文库

来新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学识走笔·大学生文库

枫 林 唱 晚

来新夏 著

---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2千

印数:1-2000

ISBN 7-310-01120-1  
G·158 定价:11.00元

学识并蓄 文理交融

# 策 划 人 语

## 学识走笔·大学生文库

当代大学生们需要哪些课外读物？

这个困扰编辑们的课题时时撞击着我们的胸膛。十余年来，我们苦苦追索，终于觅得一个。请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就其所熟悉的领域，挥笔泼洒，道其专业之长，言其治学之妙经，陈其“诗”外之功夫，让学术的博大精深与治学的纵横思维交相辉映，让课堂内外、书本内外融为一体，使当代大学生从多个侧面去理解学者的治学之道，从中悟出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这便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

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不单纯是教书匠。他们在科研上独有建树，而且大都有广泛的兴趣；跨学科、跨领域，乃至文理交叉，是其一大特征。“功夫在诗外”，这些诗外功夫为他们的创造性研修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也为我们的大学生们作出了某种示范。

“论古不外才识学，博物能通天地人”。学与识，这是做学问的左右手。饱学而乏识，难成顶尖人材；而“识”这把利剑的铸成，有赖于创造性思维的不断磨砺。“十年磨一剑”，“识”的造就亦决

非一日之功。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羨林最近指出：随着各学科的边缘化，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正日益密切，21世纪文理科不再分科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将是未来学科的新特点。

文理交融，文理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正在逐渐成为全国许多大学的共识。在一所大学里，理（工）科学生选几门文科课，文科学生选几门理（工）科课，不再单纯是未来择业的狭隘实用主义，而日益成为大学生们提高自身素质需要的一种渴求。

《学识走笔·大学生文库》丛书力图满足大学生们的这种渴求，为造就一专多能、兴趣广泛、创造力强的一代英才而尽微薄之力。

本丛书的第一辑包括《光海弄波》、《数林掠影》、《力学诗趣》、《特殊群体》和《枫林唱晚》五种。

《光海弄波》以新的角度介绍了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一古老命题。作者以“抬杠颂”为楔子，打开了讨论光的特征的话匣。该书每章安排的“心得点滴”，论述精当，文笔活泼生动，间或亦有点睛的小诗出现。全书的思辨性和哲理性，都令人称道。

《数林掠影》介绍了33个数学命题，其中既有浅显的有关自然数、勾股数的论题，又有深奥的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论题；与此同时，还将电脑下棋问题等吸纳进来，构成了数学之林中的一道道风景线。

《力学诗趣》分为“力学诗话”和“力学趣谈”两编。作者令力学与唐宋诗词交融、力学与生活交叉渗透，娓娓道来，充分显示出两位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的深厚文学功力。

《特殊群体》涉及的是科学家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科学家的科研道德行为等。这对于即将步入社会并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大学生而言，定会有特殊的帮助。

《枫林唱晚》是一部抒发人生感悟、环境忧思等的哲理性极强的书。作者以一位老教授、老学者的敏锐目光，关注校园，洞察社会，审视历史，放眼海外。书中“唱”得活，“唱”得深，“唱”得鲜，“唱”得远。

总之，这第一辑的五种书风味各具，特色不同。策划者诚惶诚恐地将它们献上，但不知是否合乎诸位大学生的口味？

期待批评，期待建议，期待反馈信息。

亮 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南开园

# 枫林唱晚

## ——代序

---

大学生文库·枫林唱晚

我喜欢枫树，我更喜欢枫林，因为只有它才能在肃杀凋谢的秋天独占颜色，给人们成片的耀眼火红和一种热辣辣的舒适。秋天是一年中的四分之三，如果人能活到百岁，那么已过古稀之年的我，也算进入了人生的秋天。我热爱生活，也留恋人生，我要像枫树那样，总能浸润在火红火红的生活中。

我最早知道枫树是读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虽然它给我一种神情凝重、色彩清新的感觉，但总嫌“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消沉和郁闷。也许江边的枫树不免稀疏而点点渔家灯火又那么闪烁摇动。如果所见是成林的枫树，也许就会是另一种情思。后来从读外国史地书中知道枫叶一直随着加拿大的国旗飘扬，成为加拿大的国家象征。我向往着能亲眼看看这个枫树之国，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我亲履了这片土地，并亲尝了枫糖那不含糖的甜蜜。可惜滞留在那里的时候是春天，未能看到红透了的枫叶。

我最早欣赏到枫叶的美和枫林的魅力是在半个世纪以前。那时，我还是北京的一个大学生，秋季入学

后不久，就听到同学们经常谈论着西山红叶的美丽，也有些同学在周末成群结伙地骑着自行车去西山看红叶，薄暮归来，还滔滔不绝地回味那成片枫林的耀眼。我被这种诱惑力牵萦着，一直想亲眼看看枫树叶子究竟红成什么样子，成片的枫林又是怎样的动人情景；但是，由于家境不太富裕，我连一辆二手货的自行车都置办不起，只能遥望西山，发挥自己对枫林红叶的想象。第二年的秋天，一位家境富足的要好同学，买了一辆新车而把替换下来的旧车送给我骑，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兴奋异常。头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骑上车到西山看向往已久的枫林，我尽力快速地蹬车，虽然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却好像很快就看到远处西山红叶正等待我这位倾心的朋友。待到临近的时候，只见一丛丛枫树若断若续地连成一片的枫林，真能荡涤净胸中的秽气，看看其他树木已在逐渐凋零，脚下已是步步可以踩着黄叶，红黄二色的对照，不禁油然而生万物兴衰之感。草木逐渐枯萎，独枫叶以朱颜尚浓的风情傲视群山，与霜菊并成秋日双杰，点缀喧嚣的尘寰。从西山返校，我的视线所及，依然是成片枫林的耀眼，情难自禁地不断掀动思绪。以后，虽然曾去过几次，终不如第一次印象那么深刻。

30年后，我闻过了扰扰人生，一切归于恬静。在一个天朗气清的秋日，我借着去西山凭吊有位红学家认定的曹雪芹故居的机会，再一次去探寻枫林，也许是季节的错落，枫林好像稀疏散落得难以唤醒我的最初梦境。我耽心会失去第一次对枫林美好的恋情，从此不再去探寻，以期永远留住美好的忆念。我似乎时时漫步在火红的枫林中，若梦若幻，浅吟低唱：抒发着读书的一得，咏叹着世情的冷暖，感悟着人生的底奥，数说着人物的遗闻，追忆着山水的游踪。逸兴遄飞，每以秃笔残墨，率尔成文，敝帚自

珍，贮之筐箧，积久成册，念其多成于枫林云雾之间，乃题曰《枫林唱晚》，或可供知我者共享此晚晴云尔！

朱新夏

1998年于邃谷

# 目 录

---

大学生文库 · 枫林唱晚

枫林唱晚——代序	( 1 )
<b>卷一</b>	( 1 )
中华文化建设的跨世纪展望	( 1 )
前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风云	( 11 )
读书十谈	( 20 )
追本求原	( 25 )
从笺注古籍谈起	( 27 )
积累资料与“为人”之学	( 30 )
夜读《史记》 重温题记	( 33 )
十年风云 一代佳志	( 38 )
随笔向何处去	( 42 )
中国早有一部《汉文典》	( 46 )
邮票的说故道今	( 49 )
写好家族历史	( 55 )
一稿多投又何妨	( 57 )
何必如此拥挤	( 59 )
<b>卷二</b>	( 62 )
我的书斋——邃谷楼	( 62 )
良师·勤奋·坚韧	( 66 )
师恩难忘	( 70 )
三点一线	( 85 )
校园文化	( 87 )
玩电脑	( 90 )
寄语高学位学侣	( 93 )

杂糅与杂处	(95)
提高素质是根本	(97)
杂书不可不读	(99)
不要再“炒”文化了	(101)
小河的呻吟	(103)
谨防克隆文学	(106)
天津科学技术馆落成碑记	(109)
 卷三	
闲话“名人”	(111)
漫说“势利眼”	(114)
官称的缩略	(116)
中毒记	(119)
可怜的亲情	(121)
寸草心	(124)
情与法	(127)
无怨无悔说	(130)
也无风雨也无晴	(133)
摘掉“迂”的帽子	(135)
称谓催人老	(138)
戏解死之惑	(141)
 卷四	
饮贪泉而不贪的吴隐之	(144)
池北书库与王士祯	(147)
兼资文武、六艺旁通的女科学家王贞仪	(151)
自制望远镜的郑复光	(158)
林则徐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奉献	(161)
林则徐禁烟与当前的肃毒	(168)
化学家徐寿的生平与成就	(176)

一个近代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	(185)
<b>卷五</b>	(192)
华盛顿故居	(192)
两个雅典城	(195)
赌城	(198)
美国的大学图书馆	(202)
五月的温哥华	(207)
成田上空的浮想	(211)
广岛之旅	(214)
湖滨赏月	(217)
钱江潮	(220)
<b>后记</b>	(225)



## 中华文化建设的 跨世纪展望

大学生文库·枫林唱晚

关于中华文化建设问题，近年颇多不同的主张与见解。如新儒家说、彻底重建说、西体中用说、“西化说”和综合创新说等等。各家自抒胸臆，热诚地提出若干应世妙方，规划发展前景，但尚难取得共识。我看只要不取非此即彼、不容异说、唯我为是的极端态度，那么，经过商榷讨论，将会愈辨愈明，再核之以实际而加以不断校正，便能建立起经过选择、吸取、融合而创造出跨世纪的新文化体系。

### 一、继承 选择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全盘接受，而应有所选择。选择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本土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讨论中，主张恢复者有之、主张抛弃者有之，主张区别对待、择善而从者亦有之。其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就在于对“传统”的含义认识不足。

“传统”是特定时代不断形成和不停发展的一种历史概念。它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成果。它必须经过持续沿用和普遍认可。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传统

文化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只有好与坏的两种极端，而是多来源、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有选择地反映时代，所以，不能把传统看作只是有害的保守阻力，而应视为“既是包袱，又是财富”。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选择的态度来认识它。

既然如此，那么对传统就不能凭一种主观臆断或情感牵制而采取恢复保留或摒弃斩断的态度。而必须采取一种审慎选择的态度。所谓选择就是要筛选、淘汰、保存、继承和发扬，并将精选所得更新为现实的和未来的新文化的结构成分。从汉魏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在这种不断探求、选择中形成新的文化模式的。直至近代，这种探求仍在继续。

近几十年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标准，首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加以诠释作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这个标准曾产生过一定的时代效应，运用也简便易行；但却简单化了。把衡量传统文化的标准简化为非此即彼是窒碍难行的。因为其一，如视传统文化只有精华与糟粕，即好与坏的区别，那么既非精华，又非糟粕的无益无害的中性文化就不存在了，而中性文化又确是现实的存在。其二，如果这样，那么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将被冠以糟粕之名而被抛弃掉，致使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出现大片的虚无空白。另有一种标准便是人所习知的“古为今用”。这从按现实需要从历史遗产中去挑选为我所需的角度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忽略了从现实反过去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因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可能虽非现实所需要，但仍不失其在原有历史环境中的光辉地位。如果只提“古为今用”，而忽视传统文化本身的历史价值，那就使本来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文化仅仅存留“以今用古”的单项内容，而不能正确地、历史地达到既“以今用古”，又“以今识古”的全面认识了。

近年来，更出现了一种复兴儒学的主张，而且很流行。他们把儒学作为高度物质文明中用来医治精神弊病的“良药”，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一部分异域游子寻根意识的感情纠葛，它属于如何认识传统文化的一种思潮。但它对建设新文化似乎无补实际，甚至在“崇古”感情支配下会阻止或削弱对传统文化中已失去生命力的不合理部分的冲击力。海外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多从探讨中华文化的核心入手。港台学者多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儒家学说为主流；西方学者也多以儒家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这显然是把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局限得过于狭小。即以儒学而论，也是杂糅多种文化来源的混成物，《荀子·法行篇》中就记有一位学者曾提出过“夫子之门，何其杂也”的质询。所以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核心的说法似乎比较笼统，应该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更准确地说以人伦思想为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把这些关系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则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国传统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国传统的核心所在。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呢？我认为应持如下一些观念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

一、不能把中华传统文化盲目地尊作圣人贤哲所遗留而不加筛选，更不要以过去的枷锁来束缚后来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累积。历史悠久的民族，在文化积累

过程中自然会有沉渣。因此，传统文化势必会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即使其精华部分也很难说毫无瑕疵。

三、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死亡遗体。它既有过去的源头，也有现实的特色，更是未来的起点。其中必有可被选择的，它会随时代的需求，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以，不可轻率地把孩子和洗澡水一齐倒掉。

四、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物质的、制度的、风习的、思想的、上层的、民间的等等。所以不要把它看作只是单一的内容。

五、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与现代社会有矛盾冲突的内容，如平等与等级，开放与封闭，改革与保守，横向吸收与垂直承受等等，所以必须要善于明辨是非，择善而从。

有了这些认识，那么在传统文化纷繁内容面前进行选择就不致感到困惑而束手。因为它既能就历史条件作量的描述与记录以显示特定时代的璀璨；也可用发展观点作质的评价和选择以适合现代化民族文化建设的撷取与需要。这也可消除有些人一听到谈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时，就视作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的误识。

## 二、吸收 融合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长期以来，外来文化似乎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历史时期还有所谓学习苏联的“苏化”问题。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应是对所有本土文化以外的外来文化资料都能择善而从，并能科学评价地加以吸收和融合。从汉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对外来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发

展自己新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对佛教文化的融合,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及明清时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大量地移植外来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外来文化。近代之初,魏源等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虽有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维新运动时,维新分子樊锥在《湘报》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的最早公开号召。清末更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这是在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同时还企图以推行“立宪”运动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来挽救大厦之将倾,终因缺乏认真了解外来文化的真谛而未见成效。民国以后,由于实行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西方的社会风习也随之而来被一些人所接受;但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扭曲,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明显影响的则是七十多年前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冲击波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态度是“全盘西化”论。这个口号不仅有其认识上的片面性,客观上也造成恶劣影响。它是二三十年代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它的最早主张者之一陈序经在所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将西洋文化置于等同世界文化的高度,并以之囊括一切,这是无根据的拔高。“全盘西化”这个口号的错误在于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划等号,